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丹鉛雜錄卷一

明 成都 楊 慎 撰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遁爲變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嗜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禮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疾行利者以之其流最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元之注擅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道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棺。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懷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象形，元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怒凋于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元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元非擬易

孫同復曰：揚子雲太元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關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關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關，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繇，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關天總，文字尤奇。

螻蛄蝟蝻

說苑：載孔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蝟蝻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烏菴之說，如烏俯而啄食，乃善菴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喬宇蒐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蒐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蒐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今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逐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說爲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資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

躃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酬餐。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蹶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獨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妾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做俗哉。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塔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諛親。或褻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覘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敵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蓋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竟芻蕘。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燧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嬰約中程。精彩溢日。毘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擗高一丈。躄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感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籛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子觀郭忠恕。初事洵陰公營。爲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作合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祖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譖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隕國，斯仁矣。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羸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賈馮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問辨難之文，卽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王，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安之待秦檜，侂冑，

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詔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函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丹鉛雜錄卷二

永嘉前文字

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見意林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辨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兔夜哭，謂憂其毫將爲筆也。堪一笑。

莫惑不識古文

類苑云：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說殆不可考。如云有口爲吳，無口爲天，吳字本從口從

天非從天也。後世謬從楷法言之。予又嘗戲謂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小兒天上口之讖。又如董卓爲千里草。十日卜。王恭爲黃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童謠乃熒惑星爲小兒造謠。審如此。熒惑星亦不識古文乎。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陳熊序語

陳了翁序張謙中復古編云。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元熊朋來序信父鐘鼎篆韻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尙存科斗之書。其語皆相似。非相蹈襲。理則然也。

說文引孔子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棗棘象形

說文。重東爲棗。並束爲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則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東。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辯。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字體相易

六書合體爲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烱。蕪之與醜。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東爲聚。並東爲棘。日乘千爲早。從日爲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萃秩。棄飮。左傳注作鶻飮。蕭茅。書注作齋茅。蔓菁。周禮注作翼菁。

王起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陽作服爾。白義作白渠。秦丙作裔裔。注引石經。又怪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不了了耳。

亢倉子古字見藝林伐山

鸞爲寡。終學貸。災害。益。共。旺。弱。識。弱。災。衝。與。終。

假法

古毘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邵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假法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碑。有彘字。亦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八分書彘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關。北抵湖出爲彘。關中之館。

名字不知何音義。錄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唐韻名。即亦字。

崔希裕略古

二水爲委。三水爲涉。四水爲散。見崔希裕略古。森今音涉。古音涉。

晨夜字

狐夕爲夜。其夕惕乎。曰辰爲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字義

斤、鐵砧也。从兩斤。別作鑽。贅矣。棘、同市也。自東而復於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曹。贅矣。源委之委。从兩水。火焰之焰。从兩火。可以類推。○以中爲仲。以說爲悅。後人以亂旁爲否。揖右無口。龍羅从龜。奮奮从雀。席中从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懸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鼠分澤外。獵化爲獵。業左益十。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鶴。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又自言波是水之皮。公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注

唐王叔文穀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音韻之原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熙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卽吳才老韻之祖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有何力哉。卽沈約韻之祖也。王光論衡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上文。庶食爲韻。列子作帝力於我。何有哉。恐是傳寫之倒。大凡作古文賦頌。當用吳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世有偏強好異者。旣不用古韻。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焉。良爲後人一笑刺爾。

李涪譏陸法言

唐李涪云。後魏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諸撰四聲韻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舊述。而爲己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尙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爲切要之具。然吳音乖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存。不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痞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嗚咽。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廣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隆華之華音拙。假借之假音嫁。半愁之愁音曹。玉驚啾啾之啾音銜。皆有據證。非

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音辭篇略

顏之推音辭篇略于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辭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詭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又曰。兄當爲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宮爲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宮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或云語詞。葛洪要用字苑。始分其別。若訓爲何。訓爲安。當音於愆反。音焉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及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愆反。音焉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安字義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職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直爲臣。

丹鉛雜錄卷三

字音

米元章畫史云。五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出于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指。要著其形似。沈約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其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動爲董。因其吳音。以譬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音。求五行。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鞏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角宮商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竊鬼祕。無所逃形。著曰大宋五音正韻。

字音正說略

孫儲示兒編云。晉音訛。竟音凶。作蛋音非。俗以賊松爲戎。以邵嘗爲晉。以輅遙爲迢。以蓀森爲侵。以譜補爲普。以熾煮爲欣。以隄見爲閑。以奈駮爲耐。以葯劑爲約。以屈德爲讓。以啗罕爲昔。以藎科爲戈。

一音無複字

乖、齋、開、歪、腮、○買、揣、改、矮、歹、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紗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眠其鑽空。舜紀。穿爲匿空。旁出。莊子。壘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貊。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厩空。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卽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室卽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尊宗同音

古帝尊盧氏。一作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象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榜字有四音

榜字平音作邦。船鬣也。又併船也。江賦。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擗棹。涉人于是機榜。又江湖中兩船相倚。曰挨榜。今江湖中。盜暗曳船行劫。曰抽榜。是也。又音彭。所以轉正弓弩。見柳文注。又音綁。答也。又音榜。進船也。

離字義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龜茲米龜

鄭樵通志略。篆書龜。楷作龜。龜子有角曰龜。無角曰虺。西域有龜茲國。漢隸有侏龜碑。皆此字。今皆作龜。非。國字亦从龜。今从龜亦非。

治字音

治。古音遲。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又諺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稚。如蜀刺史治成都。揚州刺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詩家稱謝客是也。注。治音雉。奉道之家。培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又昔怡。水名。漢雁門郡陰館縣。治水所出。東入于海。

祇有兩音

祇有兩音。音岐者，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是也。如詩亦祇以異。楊子，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與。並音支。杜詩韓文，或書作祇，而俗讀曰質。如祇言池未滿，祇是照蛟龍。祇如閒信馬，皆當平音。至如靈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不作平聲讀可乎。俗又作祇，亦非。祇，禾始熟也。

來釐丕三字相通

羅鄂州爾雅翼曰：詩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說文解秠字云：一稔二米。詩，貽我來牟，而說文解字云：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秠與來，皆后稷所受于天，皆一稔二米。則秠卽來牟也。來牟又爲釐麩。古者來釐秠三字相通。方言：釐，陳楚江淮之間，謂之釐。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釐。音不。關西謂之釐。彼雖說釐，而以一名通三音，則此物亦然。來猶釐也，不猶釐也。釐猶麩也。要是一物。○羅氏此解，會合詩與說文方言，妙得物理，特表出之。○牟字作麩。韓詩作釐釐。漢地理志：后稷生於釐城。字作郃。皆以來牟誕降而名其物。又名其地也。又來往之來，亦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爲釐。○詩：惠然肯來，叶悠悠我思。楚辭：天路限艱兮獨後來。漢書無說詩。匡鼎來。○釋名：往歸于彼，故其言之昂頭以指遠也。來使之入也，故其言之低頭以招之也。

麗字義

麗之爲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歷紀，古者麗皮爲禮。又音禮。蕭該說：彭蠡古作彭麗。

善字訓多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記蠶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𦉰

𦉰。古眉字。周韓城鼎銘。用祈齊壽。又作𦉰。秦鐘鼎銘。亦同。篆作𦉰。上象眉毛之形。下从目而有尾。改篆爲隸。以目之尾爲一橫。與眉相混。說文亦不能辨也。又音門。詩鳧鷖在齊。箋云。齊之言門。詩緝云。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又縣名。漢地理志。金城有浩齊縣。注。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黃山谷詩。帶月旌旂宿。浩齊。或作𦉰。維蕤維芭。又音徽。周禮。其其齊。或作𦉰。左傳。觀齊而動。又音妮。勉也。易。成天下之齊。齊者。增韻。不倦之意。鄭注。役役也。或作𦉰。王莽傳。𦉰。𦉰。翼。韓文。秋懷詩。𦉰。𦉰。抱秋明。徐鉉云。說文無齊字。當作妮。按說文。妮。順也。美也。非不倦之意。楊南仲曰。齊。古作𦉰。𦉰。𦉰。之。𦉰。用之爲聲。今爲許刃切。說文。血祭也。象祭竈也。從齊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徐曰。酉。酒也。分。分牲也。亦分布也。廣韻。牲血塗祭器也。增韻。血者幽陰之物。𦉰。用血。所以壓變怪。禦妖。𦉰。也。禦妖。𦉰。而謂之𦉰。猶治亂曰亂也。周禮天府。上春。𦉰。寶。鑊及寶器。注。殺牲以血。𦉰。之。太祝。陪。𦉰。凡血祭曰。𦉰。或謂器成必有。𦉰。隙。殺牲取血。塗其。𦉰。隙。以厭除不祥。又斯于疏。引禮記成。𦉰。則。𦉰。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南面。刲。血。流于前。乃降路。寢。則考之而不。𦉰。亦作。𦉰。注。設。盛。食。以。落。又賈誼傳。𦉰。面。吞。炭。鄭曰。漆。面。以。易。貌。顏曰。薰。也。以。毒。薰。入。之。周禮。女巫。𦉰。浴。謂。薰。香。沐。浴。也。或作。𦉰。樂記。車服。𦉰。而。藏。之。亦作。𦉰。禮記。既。與。器。用。幣。亦作。𦉰。

𦉰字七音

易賁卦釋文云賁有七音彼義切卦名也陸德明彼偽反徐廣甫寄反李軌府嬰反傅氏云古斑字王肅符文切禮記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荀子下比周賁滑以雖上矣音父吻切與七傳憑怒之馮同義又沸也穀梁傳覆酒于地而賁又方問切禮記賁軍之將義與僭同又音肥周勃爲襄賁令地在東海史黥布傳趙將賁赫又音墳大也尙書周宏茲賁淮南子鼈三足曰能龜二足曰賁食之殺人骨肉皆化爲水又音奔尙書虎賁三千人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闕棧板也今之行馬鹿角又音番山海經桂林八樹作賁隅今廣東縣名又音渾韓文注陸渾山古作陸賁又與墳同古書三皇之書曰三墳言大道也古文禹貢厥土黑賁注土膏脈起也以此證之不止七音也

菑傳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菑粟不蕪沈重讀菑爲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麟注菑謂幅入穀中也秦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菑聲如哉博立烏菑亦爲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倬又作剗史記不敢剗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剗耕夏有以剗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倬管子又謂戰士曰剗戰之質

毳與聲同

毳緝羽爲軍裝也又云毳毳矧也一曰緝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唐太宗詩彤庭飛彩毳翠幌耀明璫沈佺期詩鸚鵡晴林彩毳分字一作聲文選東京賦聲毳被繡注聲毳卽毳頭也漢書翠爲毳頭餘見衣類

丹鉛雜錄卷四

類字說

六書攷類。力遂切。種各肖似也。同氣自相求也。類从犬。蓋鳥獸之名。列子曰。實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羅從頭爾雅翼云。以山海經類之。類有二種。其一則獸之出。實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曾類。如列子之說。其一則帶山之鳥。如鳥而五采文。其名曰奇類。今類字。說文不收。而通作類。从犬。取種類相似。惟犬爲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从犬。羣从羊。今楷書作大。草書作絲。取其便於結構。失之遠矣。

二小爲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爲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慎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於字學者始知之。

四咽同字

儀禮注。古書三四之字。皆積畫。堯典。咨三岳。臯陶曰。外薄三海。其後隸書作四。按說文。呬。毛氏云。从口从入。鄭樵曰。脉入之數。未能上達。卽道書吹呼吸咽之咽。張平子思元賦。咽河林之藁藁兮。偉關雎之戒女。注。咽息也。咽與咽。字異義同。由此觀之。則三乃三三之字。四卽俗四字也。胡一桂書三字作匹。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園象四周围之形六書故以爲府狼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畫圓右畫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画又从口會意画也者画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画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複矣且緜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國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贅耳

衣字義

春秋緯云代股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着衣文選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蕭暉與脩暈字義

衛觀華山碑神樂其靜脩暈無形注脩暈與蕭暉通飛騰迅速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姤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閏切麻也子闕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祖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菴又

作淶。今作渣。非。又都買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不切。蕘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芋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糞貨也。

州音殊

則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釋名。州注也。郡國所仰注也。易林。鶴陰徒巢。西至平州。遭遇雷電。霹我蒼廬。又紫馬白州。曰驪。唐詩。青虬紫燕坐。生風轉音殊。與崗同音。

區音

區本音祛。又音鉤。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音甌。左。豆區鐘釜區。四豆也。又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人姓。王莽傳。中郎區博。音邱。論語。皆諸草木。區以別矣。文選。瓜田芋區。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注。藏物處。漢書儒林傳。唐生。稽生。應博。上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區蓋不言。曲禮。不諱嫌名。注。若字與寓。邱與區。按字寓今讀不別。邱區今讀則異。然尋古語。其聲亦同。陸機詩。普厥邱字。又晉宮闈名。所載若于邱。則知古邱區音義俱同。

葩

纂文云。葩。今之纂字。包聲。音作既悅切。賈逵曰。東茅以表位也。見史記孫叔通傳注。按卽葩字之通。从色。不从巴。

喻飲同字

喻飲二字，並有平去二音。說文引相如凡將篇，淮南嘯喻，蓋曲名也。與吳飲巴飲同。其字或從口，或從欠，亦猶嘆之與歎，嘯之與歎，唉之與歎也。

邪字音

邪音餘。詳左傳音徐、郗、詳詩說。又班彪北征賦，降几杖于藩國，折吳王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豈蕩秦之所圖。又音顛。漢書邪龍地名，孫愐讀。

塗字音

塗字從余，余有三音。一音餘剩之餘，又音蛇。今人姓有余氏，卽余之轉注，而俗書从入从示作佘，乃小兒強作解事也。一音賒，故賒字从余，可證也。東方朔傳，老拍塗解曰：塗者，漸洳徑也。柳子厚詩，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拍塗。叶入麻韻。又雨多塗則滑而顛，得其音矣。李義山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口滌凍塗。二塗字音在巴茶之間。蓋禹本蜀人，故塗泥東塗，皆叶蜀音。今蜀人目濡土曰塗泥，肉爛曰塗肉。蓋禹時已有此音。蜀之土音亦古矣。○毛詩音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霜載塗。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以此博證之，則古音昭昭矣。魚云：華音數家音姑不可強引。

跗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華足也。易曰：震爲寡，寡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漱

陽濟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萼。莊子折楊皇萼。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茶茶

茶卽古茶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茶。漢志書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茶。

胥胥

胥胥字。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也。今雖善書者。亦不知胥之爲胥也。

侯字音

侯音明。詳詩。又音號。史尉佗贊。尉佗之王。本由任翼。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漢疫。佗得以益驕。甌駝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

野序杆同音

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雜書零淮聽。引之作東野。班固典引。御東序之祕寶。王儉褚淵碑云。登東野之祕寶。李崇賢云。野當作杆。古序字也。○據此。序野古同音。後人加土作野。不通之甚。俗書至晉日繁矣。

烟

硯韻會以爲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硯矚石顛。白注：硯，綺競切。音義近登，非硯也。

云古食字

今之云字，乃食之省文。秦誓：雖則貪然。注：貪卽云。毛詩：聊樂我食。石鼓文：君子食獵。食獵，食遊。此據外見月卷外

斗音主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音主。鄭元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盥於洗東，有料。釋文科音主。注：料，澗水器也。律歷志：聚於斗，溝洫志：澗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旣且糞，長我禾黍。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甄字音

宋莊季裕雞肋篇云：甄微，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爲樞密，當唱名，讀爲堅音，上以爲眞音，攄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通，亦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甄，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且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改音。

眞說文顛、鬪、闔以眞爲聲。燿、咽以甄爲聲。馴、馴以川爲聲。誅、誅以先爲聲。此皆先眞韻中互以爲聲也。其後秦爲苻堅諱。隋爲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以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眞。○按王逸楚辭云。鹿谿兮躡躡。鴛鴦兮鸚鵡。今軒軒。鴛鴦兮甄甄。甄以此知古元音堅。又音稽云。

甄音稽

春秋命歷敍曰。神農甄四海。白阜脉山川。白阜人名。甄注音稽。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畫甄。爰封衆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稽。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謂象形者。文之純肇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刺字訓

淮南子序典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又漢文帝命諸儒刺六經。作王制。刺之爲言取也。

俗用刊字誤

說文刊音邱寒切。剗也。剗也。劉歆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剗除也。今俗誤作剗梓之用。是乃剗除除梓行也。此誤雖大方之家。亦然。唐肅亦國初文士。送人從軍詩云。碑因紀積刊。謬誤可笑。各處鄉

試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讀者亦不之怪。學之不講。一至此乎。

畊耕

今字書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

飢饉饑健

飢。孟子飢粥之食。又作饑。說文。饑也。周謂之饑。宋謂之餬。檀弓注。厚謂之饑。希謂之粥也。饑見說文。徐邈云。今饑字。又作健。左傳。健於是。鬻於是。又作餹。荀子。酒醴餹鬻。又作饗。禮記。取稻米爲醴。醴當讀爲饗。古文作饗。集韻。又作辰。禮。齋。

大鳳

通史。織大鳳于青邱。裴脩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鳳。內典引古禮記。鳳凰逆序。蒼蒼叔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从馬。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於此。

網巾見藝林伐山

說文。網。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網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網似網。組似組。東海有之。皆以草色似也。網。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網巾。紫網巾。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綸自綸。綸自綸。豈可混用也。

漢字三音

漢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潁州漢陽音真。其後說爲愼陽也。杜預傳漢淤之田。畝收數鍾。此漢字又音填塞之填。

擾音繞

尚書擾而毅。徐邈讀作繞。左傳擾龍氏事孔甲。師古音作繞。

窈

窈窕。又音妖。荀子其文飾也。不至于窈冶。又音恍。左傳楚師輕窈。五行志小者不窈。又音條。淮南子。霄窈之野。與蕭條同。

蘭蘭字

古文嫺與嫺同。見後漢書。嫺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媮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劉邵之邵从口不從耳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口。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口爲邵。乃叶。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爲陀。左傳賈佗。北

宮忙陽它。毛詩陳它。四人名。又音拖。

颯字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颯詩云。鳴雞發晏颯。別鴈驚味州。晏颯地名。在單父三十里。颯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颯。颯亦水島之類也。

澆與澆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澆字義與澆同。而字則讀如澆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澆字。惟元詞中。馬騷澆。人語喧。北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冶作野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治。深懷愴往事。意滿辭不殺。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滄梅根治。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捷打同字

書曰。捷以記之。捷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爲捷。非。打字从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爲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爲童迥切。蓋打字从丁爲聲。轉爲上聲。與鼎同音。又轉爲入聲。與鏞同音。其義皆訓擊也。義與捷同。故俗借用之。是知虞書捷字。轉爲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鏞。俗語打

坐、打乖、作捷上聲。於音和同爲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蠢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哉。

解音賈

僧皎然題周昉書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未解，感得此神天之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相叶。吳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鍔斧，注引張揖纂文，音華，其字从金吳音也。若詩不吳不敖，吳音娛，張子厚理窟云云，當矣。今多音華，非吳自吳，吳自吳，何得混耶。

大字古音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崔生，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繁知之耳。

畫字音與化同

江左韻、畫音胡界切、話音戶快切、卦音古賣切、至今遵之、以爲古音、愚謂非古音也、南蠻賦舌之音也、何以知其然、春秋莊公六年、寔來、公羊傳曰、慢之、曰何以慢之、化我也、殺梁、畫我也、故簡言之也、化畫同音、旣在春秋之世、又中原之音、可不據此、乃從江左乎、國朝洪武正韻釐正之、不易之論矣、

等

一作補里切、韓非、主妾無等、必曷嫡子、韓退之許國公銘、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宰叶獎里切、○又都怠切、類也、釐也、管子、遷有善士、捕搜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捕音輔、又漢書郊祀志、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朔旦、與黃雲時等等同也、○本音齊、簡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古者、簡書皆有尺寸、如漢世天子詔尺一、官府及民庶書札、盈尺、故曰尺素書、是齊等之義也、唐韻、齊也、類也、比也、釐也、又候待也、稱輕重也、又級也、論、出降一等、賈誼傳至無等也、王褒僮約、焚棧發等、焚棧、火田也、發等、沐樹也、又佛書有方等經、

髻字訓

左傳、苑子剌林雍、斷其足、髻而乘於他車、以歸、髻音髻、一足行也、梅聖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釘、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鸚鵡、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髻、不嫌卑濕憂、清風入詩興、此髻字韻書不收、

丹鉛雜錄卷五

姜與永通

古字姜與永同。韓詩：江之永矣。作江之姜矣。博古圖：永寶用享。作姜寶用享。

楊字音向

楊字本音向。今音恙，非也。按莊子：楊者避窺。司馬彪曰：對火曰楊。淮南子曰：富人衣纂綿，貧人楊龜口。唐詩：老人秋向火，是楊卽向。同音可證。

日吳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吳也。

夠字

廣雅曰：夠多也。音透。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洪濤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洪，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洪。又曰：一洪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洪，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洪雲波水。又曰：國有九

年之蓄。雖涿旱災害之殃。民莫窮困流離也。又曰。涿水不能生魚鱉。涿水行潦也。淇涿音義同。皆古字借用。又羊戎切。楚辭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騁白蜺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旅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點與玷通

點與玷通。古詩多用之。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帆字音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披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舟而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後前運烟。荊州記云。宮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度吉陽州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炎大麓。北帆清湘。劉刪詩。回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趙東曦詩。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塵。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因帆江水。包何詩。

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領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徐安身詩。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吾淺學忘改，非刻誤也。

沙漠沙幕兩音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沙土白幕，今按幕，漫也。西域傳：難兜國以銀爲鏡，文爲騎馬，幕如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鏡背也。靈樞經：十二槩子，皆陰，謂之純陰漫，然則漫幕同義。李陵歌曰：徑萬里，今度沙漠。注：此匈奴沙漠地，崔浩謂之河底，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幔，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按京師謂鏡背曰漫兒，呼帳面曰幔子，則沙漠與絕幕作漫莫兩音皆通。

泣與澀同

素問：脈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澆，水不利也。澆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屈字四音

字音不可不細辨。如屈之一字，有四音。屈原人名，屈產，河東地名，九勿切。音與躬同。尺蠖之屈，與屈信之屈，曲勿切。音與麴同。漢書賈誼傳：用之無度，物力必屈。渠勿切。音與倔強之屈同。玉藻：君命屈狄，通作闕。翟后服刻繪爲衣，不畫也。

瓊字訓

許氏說文、瓊、赤玉也。此訓恐非。按詩、尚之以瓊華、尚之以瓊英、尚之以瓊黃、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皆用毛詩之訓、不以說文爲然。

鄂字从口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口、而今刻本皆誤从下。

集薇異音

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鸛。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从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於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鸛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鸛、鸛嘉、既鸛集、可矜。趙周之謬、鸛之與集、猶鸛之於鸛、以鸛卽爲集、謂鸛卽是鸛可乎。

上番

杜工部竹詩、會須上番看成行。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別時芳草兩回春。不堪花落花開處。況是江南江北人。番去聲。但杜公竹詩番字、於義不叶。韓石溪都憲家、有蔡夢弼杜詩箋、上番音上質。蜀名竹叢曰林笈。易說卦爲蒼筤竹。古注亦音浪。

揜字義

東坡詩、玉腕半揜雲碧袖。余嘗請喬白巖、摹東坡四詩詞、喬公言揜字說文所無、惟玉篇有之。注、持衣也。

廣韻：擡，手擡衣也。永嘉林應龍曰：左傳：擡衣出其臂。擡亦可借。但古今音微不同。○韻按博雅：作等。手循。又按他文：頭圓曰顛，而圓曰鬪，則等字元有擡音也。

勿勿

董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勿字，彌失其也。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又忍字解云：多遽，忽忽也。是忽忽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忽忽，逐俗者又但知忽忽，而駭勿勿，皆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

心字

張有云：古文心字，以倒火作火，心火臟也。予按今之草書寫心字，及火，皆作散點，亦有理。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澁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黠有所絕止黠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脫也註乃黠之說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黠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黠之曰中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人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爲榮也

道字訓從訓由

山海經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璞注道從也韓非子元鶴二八道南方而來亦訓道爲從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禮記民道之而有功文選東都賦回行道乎伊闕那徑健乎輟輟皆訓道爲由由亦從也

勞極酒酒

洗古音蘇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酒酒如瘡狀素問酒酒惡寒注並音蘇

執極同義

爾雅執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微欲受誦說文執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執俗又作欲皆筆勢小變耳別作殊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殊矣又作像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謁王導

導小極，對之疲睡也。商芸小說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洒洒，注：極，欲倦也。則極字反古於欲瘳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爲俗齊也。

王字

今之王字，均爲玉。二書近上爲王。王加二曲於旁，爲重。音栗。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漂漂二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楊。卽禹貢之漂水。孟子所謂淪濟漂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俊靡縣漂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邱水合。俊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漂水。注：卽紫河也。出鴈門陰館縣補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漂，力追切。丁度集韻：漂灑濕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楊。今名漂水。音粟。二音皆通。

古文七作泰

泰卽七字。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泰字之誤。太元七政，亦作泰。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泰。

輒轍字同

古字今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王者循軼之途。注：軼，同車迹也。

雜字

字書云：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故改爲雒。此說非也。春秋經：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傳：凡洛皆作雒，已十餘處，豈因後漢而始改乎？

隄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隄。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隄音蔑。爾雅注：引隄勉從事，或作麗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隄當音蔑。隄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難，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湍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爲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殺隊，皆以俠爲夾。

丹鉛雜錄卷六

論文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瘻。皆文也。

玉素

良玉不琢。素以爲絢。質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績。文可遺乎。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倂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遞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沒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贖。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郇模劉焯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打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夏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珊瑚鈎詩話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均日月以照臨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命。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潛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

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繼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者也。序者，緒而陳之者也。碑者，披功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間，伸官闈之儀也。簡者，實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古人獨勝處

宣獻宋公嘗謂左邱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下，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子謂老子道德篇爲元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許穎濱

許穎濱曰：余少時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周還折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又云：班固諸序可以爲作文法式。

辭尙簡要

書曰：辭尙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

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尙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尙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殺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滕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潰。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潰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禹穴

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杏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

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蔡沈、夏偃，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恐其不明，則不厭複。如易曰：明辨析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鑿鐵、絲、棠、橘、柚，如微、盧、彭、濮、庸、蜀、羌、髳之類，更不複書，此易知耳。

翻著義法

知梵志翻著義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古文之奧一本作詩術

孔子出，使子路賈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賈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魃，憐憐風，風憐日，日憐心，止解夔魃風三句，而憐日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帥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隍，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按此條文義，與上不屬，似應添注顯文章蹊徑四字作。

司馬彪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闕雖。既亂。則師攀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黼黻。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卽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爲奧妙。簪短卽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胸春。卽毛詩憂心如搗也。影略用之。最爲元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皎皎。韓文祖之曰。萬目皎皎。九雁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鸞生鷗。又文山鴻豹。肥醢多脂。鴝名鴻豹。以鴝善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鴈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何如且飢。卽詩怒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且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爲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卽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也。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鷄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

又不但爲脩辭之助而已。

王伯厚語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候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荀篋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莊周李白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李蒼卿評文

李蒼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評李杜韓柳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應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雅。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子當作子。史下籠百世。橫行闕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溟涬。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馭奔

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靈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似。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下。邈焉寡儔。

緇嵐紺日

緇嵐紺日。煥霍房戶。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捨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崖仄一本作反字。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丹鉛雜錄卷七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壘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娶道謠云。桐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澗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柯蒲。皆極造語之妙。

空遊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源。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諾皋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

玩鷗亭記

玩鷗亭記云。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不可玩哉。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遊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語造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域。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孟政傳於嚴仲子。荆軻變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污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昧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朱紫陽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慝。則神搜靈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

吳涪宅投麻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界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疲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隨以款。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枚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宏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尙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豈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

懼在君心。修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爲知言。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卹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宜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膽矣。當代久矣。楊公名椿。字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墓銘

蜀、叢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吐魚相蠶。驟通秦塞。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亟取蜀。饒臚囊探。蘇既野蔓。葛仍谷草。山玉靡在。淵珠莫洎。昔萬億稊。今儲石僂。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譚。兵端孰弭。寇鋒誰戢。蟻聚蠶屯。猶虓虎闕。公起圖之。寧忍一慙。推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楮寓弊。重輕相參。吏姦游賊。交鬪並讒。止蕃一作樊蠟營。射沙接舍。苟可救時。荼苦薺甘。退省其私。不贏一簪。公曰。我法。要祗能暫。彼兵與民。互爲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餒。解而更張。五盞手攬。天不想遺。斷鞅脫鞵。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遂顯釋憾。公葬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後此千載。勿毀勿滅。

祭文

祭王向文稱霜落之林。豪鷹驚鶴。萬鳥逃避。直摩蒼天。又曰。如羈酸馬。以駕柴車。側身隨鬣。與蹇同芻。

汪莊敏銘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架。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經耕種。桃符之淡。是播是穆。孰丰厥培。卷此珪琪。公羈未奮。逸駕思練。沈酣春秋。蹈躄周孔。徑策名策。稍辭深隱。橫經湘沅。士敏如捧。蓬萊方丈。珮飾有珌。應龍天飛。蒼蔚雲滃。千官在序。摩厲慙慙。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卡棟。顏顏殿庑。聲氣不動。顯仁東橫。坐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煙鷲孔熾。邊戒毛毳。婢媵當位。左掣右壅。公云當今。沸渭混湧。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邊中司。西柄是薰。出關啓施。籌檄倥偬。業業荆襄。將儒曰拱。投袂電赴。如遵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裡一作狃。歸櫓。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摻德。亞助贊冊。國勢尊眾。督軍載西。寄資深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率。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御未嘗。病癖且尪。曾不整造。使我心憤。湘湖高邱。草木蔚蒼。維水容裔。維山龍捲。矢其銘詩。詞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雙。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逢合衍贊。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澗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

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鏖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孺於辭也。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暉。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王暉稱溫子昇見藝林伐山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陵顏。櫟謝。合任吐沈。

楊炯稱王勃

楊炯稱王勃。炯序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

職林。載岑文本善職而敏速。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八人。泚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榮。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玉箱雜記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與許受號貳龍。王仲宣號泥下潛蛙。曹植號綉虎。鄧艾號伏鷲。陸雲號隱鵠。○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陶淵明、褚炤之、王琳、柳元景、馮道根、傅粹、章華、六朝之景星鳳皇也。○許懋卓乎天人。謂其闕付碑

莊周李斯

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蜀人聲隅子黃暉。裴子野唯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略曰。俳側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鬻子。深心生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首鼻惡而新人剽。費無忌教鄧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厚首走。燒芻磨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疊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搆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鼓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讎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囑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盛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劇通、隋何、陸賈、鄼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諛諛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騶呼盛矣。

余知古

唐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關。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柳子厚句法本子雲

揚子雲青州物箴。在邱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之此。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慚乎影。獨寢。不慚于魂。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爲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短。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以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漉。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齊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在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敘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蘭亭記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且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邱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糲。在今人則以

爲複矣。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娟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瀛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三五步驟

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驟。七雄偃。○注。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爲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禹湯馳轅。五霸蹙駕。六國摧躄。

蘧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蘧軸之疾已消。本考繫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岩穴之英奇。總濛梁之蘧軸。儲光義詩。消言問蘧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隳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潘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齋。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扶會震懼。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又按王褒傳。夜請灰釘于司馬懿。懿送與之。夜因自殺。

登三乘六

涼箬艾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三國江南。蜀中。鄒下也。典略丘悅撰。曰。蕭蕭字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

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于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衆人望人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風行水上見芭林伐山

楊誠齋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爲卷爲舒爲疾爲徐爲織文爲立雪爲湧山細則激激焉大則洶洶鞠鞠焉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凡二百四十三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于毛公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五字一句便可衍爲後人數百言古注疏良不可輕也蘇老泉文云日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澗然而雨溇泗汪洋滿而上浮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掛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毅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交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愚謂老泉之文奇矣而細檢點猶有重複可刪如云交橫網繆卽前之紆徐委蛇也號怒相軋

卽前之怒而相凌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見之。口其不笑也。幾希。

古人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尙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素表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豕。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之爲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璜而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

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蜺蝸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撮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駟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

夷羊蜚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蠖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蜚鴻，喻君子放棄。鄭元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昧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蜚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白翎雀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己心堅，而他人不可保也。

綜理

綜、機杼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三蒼解詁：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爲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鹵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精鑿醍醐

儲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爲字，从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醍醐俱作酪。

•

•

•

丹鉛雜錄卷八

蔣之翰稱雕騷

蔣之翰稱雕騷。若驚濤會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而不得出。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纒秀，先驅枚馬而走，僂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險促迫，力迫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尙三王，尙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軫石

楚辭九章軫石巖崑，靈吾願兮。王逸注：軫，方也。周禮說車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言己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

浴蘭兮沐芳

劉義慶曰古制廟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齋者養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蘭湯，可補楚辭注。

疎麻

楚辭采疎麻兮琤華，注以疎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索瓊茅而薙蓀兮

蓀，趙古則云，束中折竹，達于神曰專，从艸，中象繩束之形，古作𦵏，通用專，蓀俗字也，沈存中曰，審方面熱覆，最高深遠，近謂之專術，專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姑存以備考。

淹留

時紛紛其變易兮，又何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留音勞，與茅叶，淮南招隱，援狄羣嘯兮，虎豹嗥，援桂枝兮，聊淹留，按高誘註淮南子云，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初讀其語而疑，觀楚辭之音，乃釋然。

春氣發物萬物遽只

遽尺騶切，楚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發物，萬物遽只，朱子曰，遽从遽，平聲爲驅，又自驅而爲騶，乃得其讀也，王岐公集中，亦以昭遽合韻，按古音或四聲互用，或切響通用，此字則四聲切響，兼有之，隱奧之

極也。非朱子釋之，殆不可讀。

朱明之野

楚辭、歷祝融於朱明。注、朱明之野、南方也。

馬蘭蹕蹕而日加

蓬艾入御于牀第兮，馬蘭蹕蹕而日加。加、五何切。叶捐葯。芷與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孝經緯、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賤漸加。叶應世黠，巧姦偽多。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緣波。注、以屏風爲草名。又曰、屏風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緣波爲對。最見工緻。宋吳威詩、繡被夜歌，青翰檝，綠波春漾紫莖風。

黃棘

薛符溪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蓋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

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謬矣。

朝霞作雨

素問云。霞擁朝陽。雲奔雨府。楚辭云。虹蜺紛其朝霞。夕淫淫。即淋雨。唐詩云。朝霞晴作雨。俗諺云。朝霞不出市。

墜露落英

楚辭。朝搴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問於謝疊山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疊山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殮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此說頗得騷人言外之意。

竭來

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盡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盡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盡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注。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竭來空復辭。皆謂盡字。始通。

款秋冬之緒風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咳也、漢韋孟詩、勤咳厥生、說文、咳、應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咳、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咳、說文、咳、馨也、鳥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欸與咳、嘯與歎、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瀟瀟、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咳字、海韻收欸咳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禠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欸乃、則誤益甚矣、欸字從宗、與矣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欸嗜

欸也、嗜也、扼也、皆歎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嗜、佳哉、鬱鬱葱蔥、而君書、多用扼字、扼與欸同、史記、范增曰、欸、孺子不足與圖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史記用之於句首、陽子用之於句末、皆奇甚、

桂蠹蓼蟲

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白蜺嬰菲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菲、胡爲此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註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菲、白雲透迤、若蚺者也、昔崔文子學僊於王子僑、王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菲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

因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儵之屍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儵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爲者邪？

悼騷賦

是篇蓋後漢梁竦之所作也。竦坐兄松事，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悼子胥屈原，以非罪沈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沉之。按此賦見東觀漢紀，唐皮日休曰：揚雄之文，邱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文，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而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竦以非罪流放，有感而作，非若東方朔、王褒無疾痛而強爲呻吟也。其文既弔二子之不遇，又歷陳介推、鳴犢、樂毅、白起、蒙恬、范增、失人以敗，以爲後君之炯戒。其云：既匡救而不得，必殞命而後仁，要有得於胥原之心，末謂賈誼弔屈爲遠旨，揚雄反騷爲歎，其識尤卓，不特荔裳、鸞輅、神林、蓬碣之瑰詞，琦句可珍而已。王逸既遺珠于先，朱子復逃寶于後，茲爲一表章之，亦千載一快也。○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宏行，雖罹讒以鳥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胥存刀以奉命兮，決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于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杜在篇，君名既泯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潔顯芬香，勾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摧兮，六卿卒強，趙殖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畧，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推洪勛以遐邁，服

荔裳如朱萍兮，騁鑾輅于奔瀨。歷蒼梧之崇邱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濱之神林兮，秉敎職于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哀忠孝以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遠旨兮，何揚生之欺真。彼臯鱗之高舉兮，照太清之悠悠。臨泚川以愴懷兮，指丹海而爲期。

古人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憊，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遠，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知後世之麗淫者哉。

古今賦麗則不同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麗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埃媿眇視，自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菀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日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治態。裴嗣傳奇：元氏會真，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原曰、或問屈言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同駁、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陞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開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胸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人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誇張飛動、意若從諛、故揚雄指之爲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樂、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宙宇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書、偶不致思、故主文諷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流爲派、而漣灩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豈水、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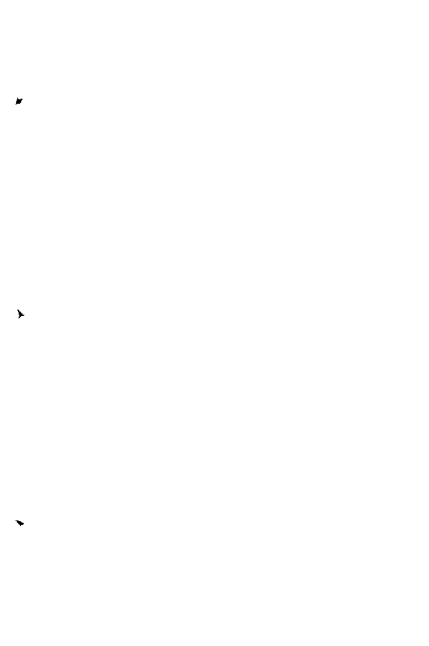
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濟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木作三樓，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放相如，諷勸相參，不啻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罍與田侯車約，牟背之，罍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螞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螞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如飲酒之非我，觀見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可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五論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

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之旨者。其王維乎。○慎又按僕樂齊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二句爲一篇前段之綱。諸侯納貢。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二句明天子之義。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至非所爲。繼祀創業垂統也。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游于六藝之困。驚乎仁義之塗。此獵道德者也。中云。夷婁築堂疊臺。增成巖突洞房。蓋婁者。如馬之馳于山峯也。平之以爲堂臺者。增之以如城。又因其奧窔以爲房也。偃佺之倫。暴于南榮。謂負暄也。暴字妙。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疎。落英幡繡。紛溶。爾蓂猶犯。從風。澗。荇。蕪。纖。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爾蓂。即蕭森。猶猗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難。澗。澗。即流麗。蕪。蕪。即款吸。款古作峯。見石鼓文。省寫作嶽。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澗。澗。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爾蓂蕭森一也。毛詩。猗猗其枝。

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犯也、倚靡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宏景詩、悽切嘹唳傷
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流麗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兩闕、則崑歛與歛吸一也、字
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爾。



丹鉛雜錄卷九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冀諸宗室。季闚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言。見國語以成有一德爲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見莊子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土稱汧日武。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伏湛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肱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綴矣、

權德輿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驚、飲有醉、食有飽、行有驟、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士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文章似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曰、蓋實才子、卻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蒙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

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賈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覺鍾。以覺訓詳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弄白。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師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依託邱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肯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呂公釣磯。盡口涓滂。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或口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西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玫瑰隱隲。美玉韜光。或去王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一字按書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迷語三字。其云。二人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視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

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大明寺壁上隱語已見古今譚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斑義一見，即能辨之，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解字之妙

說文解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詁字云：靚冥果青色也。蓋設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蜜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于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說文解字云：以石研絹，解縵字云：以火申縵，皆形容之妙。礙，即礙字。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磨乎。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

珍怪。順子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瞋。瞋與瞬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朵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聘。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今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猶有意味。

鬢河

賈誼新書。大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殳。鬢一作以爲民先。鬢河而導九岐。鬢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鬢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鬢本梳。義取疏通。鬢本澆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鬢字。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佳文多遺逸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巖郎

漢書、游於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巖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息，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莫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可。作懲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開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人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儒林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相位。自敝云。公孫宏以儒顯。此曰公孫宏以白衣爲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蓋微詞見義。深歎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姦飾詐。爲經術之羞也。

夏侯湛

夏侯湛樂毅論。以爲近王者之師。王通亦取其說。過矣。以太初爲學者。當是傳刻之謬。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辯士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

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簧鼓陷穿。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漫漫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賈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胡應麟曰。退之語記。但紀事。不

薄朴之致。子
圖正與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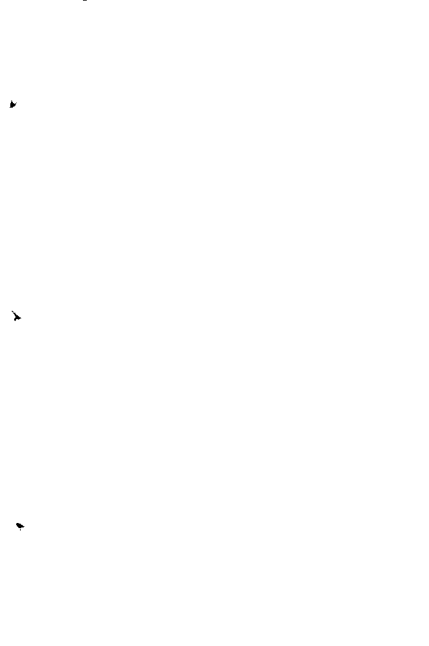
朋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

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之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聘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丹鉛雜錄卷十

長楊賦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以此二句爲一篇主意。

窘攔二字

賈誼服賦，措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秘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新強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宜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儻，若囚拘，史記作攔，若囚拘，窘當音渠損反，攔當音欺全反，攔卽今捨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秘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爲詳說之，揚雄云，一卷之書，必亡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蔡邕協和昏賦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恆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蔡邕漢津賦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荒淼以元清，嵇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淼茫潏海。

接皆本於此句。

左思賦自注

晉陽秋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擊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涓子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下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左思賦遺句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擊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水經注云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淋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東哲尙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尙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

聖經更無褒彈也。

防露之曲

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霽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影耀歌于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難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精神可移

張平子思元賦。天地烟煴。百卉含華。處子懷春。精神回移。移音多。叶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東方朔繆諫。清湛湛而濺滅兮。洞淅淅而日多。叶鳥鵲旣已成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

抱景懷響

陸機文賦云。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今本景誤作暑。宋高宗此文亦作暑。則其誤久矣。當改正之。

巧心妍耳見藝林伐出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欺於拙目。袁象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南雲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爲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爲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蓋又先於江總矣。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踳謬如此。

海賦

文選載木元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頤在面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晉

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沙棠植其西

嵇康琴賦。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音先。叶涓子宅其陽。玉體涌其前。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東。今振我西。魏明帝涼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曹子建飛蓬篇。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又尙書大傳。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前漢志。少陰者。遷方。漢樂章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文選注。西施作先施。史記先俞山。卽西陰也。

雞殼綾綺

東晉賦。其雞殼於歲首。收綾綺於初牙。綾綺以毛羽爲之。字或作縷縷。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娑。聘織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起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宏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聲聲而踰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彧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

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搗素賦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搗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老圃賦

古賦辯禮，載洪邁老圃賦，考之聖宋文粹，乃晏殊之文，非洪邁也。又見洪平齋集。

積沙

謝靈運撰征賦，城嵯峨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經過，而芄野兮悲橋梓，迴急流兮若積沙，沙蘇何切，音莎。詩禮二疏，穢尊有沙飾也，謂刻鳳凰于尊，其形婆娑然也。春秋緯，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雪賦月賦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真，無節無潔，始成何人，與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始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干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張協北邙賦

張協北邙賦曰，陟鬱邱之曠阯，升透逸之脩坂，回余車於峻嶺，聊送目於四遠，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

崇巖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狼山，卻闕大坏，東跳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眩眼以芒昧，諒羣形之維紀，爾乃地勢宏隆，邱城陵陁，墳隴屢疊，綦布星羅，松林慘映，以摺列，元木襍寧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鬼義。

穆與森同見文選樓與楚詞風風兮水蕭蕭之蕭同叶音願見宋書樂志

鷹賦

劉向賦鷹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衝廬而翔，以避繒繳。羊祜鷹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沈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游于元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凌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識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

漢一作載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溫飛卿錦鞋賦見臨林伐山

段柯古漢上題襟集載溫飛卿錦鞋賦云：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紫緜女之束足，燕婉婦娥之結璘，碧意綉鈎，鸞尾鳳頭，襪稱雅舞，履號遠游，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履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嬈寶

苧蘿之施，羅襪紅蕖之豔，豐腴臨錦之奇，凌波微步，警陳王，既蹀躞而容與，花塵香跡，逢石茂，條窈窕而呈姿，擊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子，薰雙成，夜明籬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網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床前乘，側聽東晡，珮玉聲，先是柯古寄飛卿書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作此答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于淫靡也，元人有書此賦者，聊一錄之。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下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騎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瀘水羅賦

唐人白行簡，以瀘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靈一詩曰，瀘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瀘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泉水蟲之命，故瀘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瀘水蟲。

秦少游單騎見虜賦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場屋程試文也，其略曰，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

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撤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謀較以出，若箠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此卽一篇史斷，今人程試之文，能幾有此者乎？一本作果吾父也，遂有壺漿之迎，見大人焉，盡棄犀渠之甲。

（此處原本闕五行，共計一百字。）

四六妙句

濟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卽侍玉皇之香案。林聖化齊虞夏，方威五以登三，論述本詩書，將襲六而爲七。孫相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孫八節，言一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驛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平齊賀翰林，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箋之大鍾。學士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冬官送之五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卽近丈三之日。諫聽六日四分之風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鷓行，已迷舊夢。李梅亭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護云兩黃鶴，詎煩鴻頤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鑿圖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綈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綈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物，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腹背

李矯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驚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僭於六關。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傳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傳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汨雨冰天。洪皓祭歐宗文

崔雍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歎。天命如何。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宜風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林承明之有直廡。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朵之雲。士濡珥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勳。楯汗寺之筆。乘四海之輝光。

士學

落霞秋水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徵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曾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佛齋四六

毒龍懼其威光。醉象憚其神力。唐睿宗大寶積經序七十二君。皆在陶鈞之內。八萬千歲。卽爲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暉。周星彰其降誕。鸞頭峯下。演金口之微言。雞足山中。舒玉毫之瑞色。○開圓明之淨域。啓方便之禪門。○暫乘紫纒之暇。聊題紺帙之前。睿宗序紫纒象龍持貝葉。兩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花。遂滿眞丹之境。除經或丹霞且也。摩竭魚莊飾門柱也。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眞空無像。非像教無以譯其眞。實際無言。非言緒無以答其實。○大乘小乘。返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敷文。佛以兩體之字爲半字。合體之字爲滿字。○

貝葉靈文。比天之訓逾遠。黃花微旨。西秦之譯更新。武則天擊大法鼓。響振於無間。吹大法螺。聲通於有頂。有頂見法華經腹廣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如意輪色是幻色。必不礙空。空是真空。必不礙色。○白雞路出。青

巖岩開。

徐孝克天

祇樹息陰。元風尙啓。涉羅變葉。佛性猶彰。

○陽門飾毫眉之象。

夜臺關紺髮之形。

揚衍

影由形起。

法海

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

向居

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

向居

卽佛。

法海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大珠

毫釐繫念。

三塗業因。暫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

盡是虛聲。殊相分形。皆爲幻色。

明

○寧可清貧自樂。

不作濁富多憂。

○天桃紅杏。

一時分付東風。翠竹黃花。從此永爲閑伴。

懶菴

調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鑲於

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丹人片說。

○煩惱正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

慶之

煉心方外。揜影人間。○玉甃久灰。金言未剖。

梁武帝

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無人非闕戶之間。

慧可

無見非面墻之愚。無實非觸足之膏。無真非魚目之寶。

抗志匪石。安仁似山。○東隅纔吐。西曠已沉。譬逝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悲泉苦水。出沒曾不關人。

顧免踰鳥。升落長自在彼。春蠶縈絲而不悟。秋蛾拂燄而靡疑。

大睡劇於據梧。長眠甚於枕麈。○陽燄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鳴鍾浮響。光燈吐輝。○概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齊植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齊植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齊植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齊植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齊植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齊植

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

齊宮殿之崇。齊植

詩。亦露樹上清。

金池動月，玉樹含風。○辨論青豆之房，遺感赤華之舍。○宣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山毫一其小

大，彭殤均其壽夭。筵櫬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莊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質，動靜惟安。劉虬扇靈暉之流風，鏡貞林之絕影。○詳河光似霧，樹彩成車。

上句榮光，下句榮光，下句榮光。○篋興琴劍，銘白盤盂。○榮辱迅譬石光，古今駛過拍毬。○色見聲聞，俱能證果。花飛

劍動，盡可栖神。○塵網千重，密密常籠意地。愛繩萬結，條條盡係情田。隨他舌以鸚鵡之徒，借彼眼如水

母之屬。以上宏明集

紅綿套索，碧玉穿院。昔人所謂空谷傳聲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面上夾竹桃花，肚裏侵天荆棘。○

雀舌初調，玉釵分時。禪思健，龍團搗碎。金渠碾處，睡魔降。茶榜

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遊戲之三昧。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露溢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戒瓊英膩雪，蓮蕊瑩波。露瀟蕤姿，月艷珠彩。戒

奇對

天皇萬八千歲，周家三十六王。○心竅九百六十，佛毛孔八萬四千。晉南朝四百八十，杜牧北魏一萬三

千。通鑑北魏長者扶義而西，前涂倒戈以北。○赤子弄兵於潢池，魏饑民彎弓於豁谷。唐書涼風至，蟋

蟀居壁。月白露降，蜻蛚上堂。易通卦驗活潑潑地，喫緊爲人。常惶惶法，近裏著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人生

在勤，勤則不匱。左傳衆心齊一，江山爲城陸。南史周君德不修，舟中皆敵國。吳評飾邱蚓，冀招神龍。王微與江湛書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